

范约翰主编的《小孩月报》首期新探¹

李 晓杰

摘要：本文利用笔者在哈佛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一份资料，对近代来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rnham）接手后所主编的最早的中文儿童刊物——《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进行了重新审视，在该刊物于上海出版的首期中文名称、具体篇目与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从而修正了目前学界对此刊物所持的一些传统看法。

关键词：来华传教士 范约翰（J. M. W. Farnham） 《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

提起《小孩月报》，从事近代历史研究或熟悉近代新闻史的学者都不会陌生。对此报刊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外也不乏其人，使我们对这一刊物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本文在此不想就《小孩月报》这一刊物做总体的探究，而仅拟本人在哈佛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览书时意外见到的一册未编目的由在上海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rnham）接手任主编的该刊首卷首期为据，对这一期的中文名称、刊物的宗旨与目的及具体篇目与内容等方面提些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并希望就正方家。

传统上对《小孩月报》的观点可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提法为代表：

《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于光绪元年（1875年）出版于上海，为范约翰（J. M. W. Farnham）所编辑。连史纸印，文字极浅近易读，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插图均雕刻，铜版尤精美。直出至民国四年改名《开风报》，但出五期即止。²

¹ 本文为 211 项目《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子项目《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来华传教士所从事的出版与教育活动研究》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²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出版社，1955年，页70。

不过这一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后来已经学者有所修正，特别是随着周振鹤先生所揭示的范约翰《中文报刊目录》，我们对范氏所主编的《小孩月报》的源头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明确认识，即范氏在1875年接办的《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并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承继于1874年在福州由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普纳姆的夫人(Mrs. N. J. Plum)与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胡巴尔的夫人(Mrs. Hubbard)所主办的《小孩月报》(The Children's News)，而是源自在广州的由美国长老会传道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所主编的《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刊物³。至于范氏续编的《小孩月报》在其后的发展变化，亦已有学者论及。然而，有关范约翰所接手的《小孩月报》首卷首期的具体情况，至今似仍未见学者在此方面有过深论(大多是以后来的该刊出版物来统而言之)，而笔者发现的这册书刊，恰好可为我们揭开这层面纱。

在对此期刊物做具体叙述与分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大体外观情况：该刊物开本约略与今32开本书籍的大小相当，连史纸线装，正文五叶，铅印排版，铜版插图。封面印有刊名，封底为英文的刊名及卷号、出版地点等。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该期刊物的具体情况。

首先，是该刊的刊名问题。笔者之所以欲撰此文，主要是由这一问题所引发的。笔者在哈佛神学院图书馆看到的这本刊物的封面为素面⁴，刊名题为《小孩月报志异》，这一名称，与目前学者们所提及的《小孩月报》在不同时期的中文刊名⁵，皆不相同。而该期刊物的封底英文刊名又确切标明为The Child's Paper，这就说明，这刊物与我们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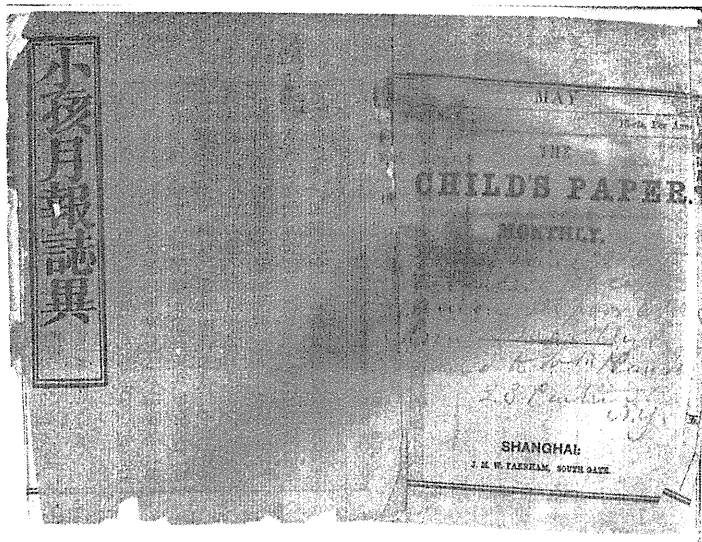


图1

³ 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评介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收入《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98-309。

⁴ 此前有关《小孩月报》在不同时期的封面设计情况，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曾提及他过眼的三种版式，其中称为《小孩月报》的有两种，称为《月报》的有一种。参见内田庆市：《中国のコマ漫画の濫觴》（载《或问》第4号，2002年6月）及《〈小孩月报〉に見られるイソップ》（载《或问》第5号，2003年1月）。胡从经以为《小孩月报》的封面均印有“小成孩子德，月朔报嘉音”的题辞（参见胡从经：《关于〈小孩月报〉》，收入《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页44），并不确切。

⁵ 现在学者一般认为，《小孩月报》自1875年4月创刊至1915年停刊，其刊名的更换，经过了如下的阶段：《小孩月报》——《月报》——《开封报》。

所认为的《小孩月报》应为同一刊物。另外，在《小孩月报志异》刊名之下，又钤有二排小字：“第一号，四月”；在封面的右上方，亦钤两排小字：“此报一月一本，每本洋一角五分”。如此，则范约翰 1875 年在上海从广州嘉约翰手中接办的《小孩月报》初卷首期的准确名称应为：《小孩月报志异》⁶（见图 1）。换言之，《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自范氏接手后，至该刊停办，前后的名称一共有四个，即：《小孩月报志异》——《小孩月报》——《月报》——《开风报》。

范约翰为何在接手嘉约翰主编的《小孩月报》之后，要将该刊物的中文名字有所更动，而英文名字仍沿其旧，在 1875 年 5 月 18 日的《申报》第三页上刊发了一篇范约翰撰写的《新添小孩月报志异记》，为我们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消息：

仆奉耶稣圣教，客华已十余载矣，中土人情颇能领略，华邦文艺，尚未精详。然性质虽疏，而裁志有成，愿启童蒙。奈地隔东西，口得天下英才，同为乐育而教无南朔，庶几寰宇中子弟共沐薰陶，此《小孩月报》一书所由始也。其书颜曰月报，自清和之月，每发一编，报曰小孩，知（？）少长之年，易培百行。然而华章由旧，转惹厌憎；花样翻新，易滋欣慕，故又名月报志异，俾童儿见之，灵机日辟，眼界时新，其理浅而明，其词粗而俚，日佐以谚语，俾童稚心领神会，标以图画，令小子触目感怀，编次无多，无乃惠而不费，价口甚少，更且取不伤廉，偶值公余，遂兼本塾生童，续貂而就，倘公同好，犹愿彼都人士集腋而成。学浅才疏，自不免方家之哂；心诚志苦，谅必为大雅之容。沪南门外清心书院范约翰谨启。⁷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得知，范约翰之所以将《小孩月报》改称《小孩月报志异》，主要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刊登“花样翻新”，人人爱看的文章，使人们感到，他接手续编的刊物是有别于原来的《小孩月报》的。换言之，刊物的中文名称的易名，主要是范氏既想让人知晓该报传承有自，又让人明白主编已有所改换，内容也已推陈出新了。不过，这一新称并未持续太久，至迟一年之后，便将“志异”二字去除，又恢复了《小孩月报》的原称⁸。

另外，在封底所印的英文中，除了告知我们该刊的英文名称外，还让我们了解到如下的一些

⁶ 本文草就后，又看到了邓绍根所写的题为《近代“启蒙第一报”——〈小孩月报〉》（载《出版广场》2001 年第 6 期）的文章，其中也提到 1875 年 5 月范约翰续办的《小孩月报》名称为《小孩月报志异》。然其文中对首期的《小孩月报志异》仍语焉不详，对有关《小孩月报》其它方面的叙述中，也颇多舛误。如：仍将《小孩月报志异》的前身视为福州《小孩月报》（The Children's News）；范氏主编的《小孩月报》开本为十六开；对《小孩月报志异》及《小孩月报》封面与封底的描述有误；引述的刊登在《申报》上的《小孩月报》（告白）文字有误，等等。

⁷ 见《申报》1875 年 5 月 18 日第三页。

⁸ 见《小孩月报》（告白），载《申报》1875 年 5 月 23 日第六页。

信息：1) 该刊为首卷首期 (Vol. I No. 1.); 2) 该期每册 1 角 5 分 (15cts), 此点与封面正文所排印的中文正好对应; 3) 主编为范约翰 (J. M. W. Farnham); 4) 该期的出版地在上海南门 (SHANGHAI, SOUTH GATE), 即范约翰所执掌的小南门外的清心书院 (此由下文所征引的序文内容中可以确知)。

其次, 是该刊的续办宗旨与目的。在此期的开首, 刊印了一篇《小孩月报志异序》。从这篇文字不长的序文中, 可以为我们道出答案。在此, 为便于分析, 不妨将此序言征引如下:

报之为类多矣。或关于国家, 或关于商贾, 或凭街谈巷议为奇闻, 或据怪状奇形为创见, 或著诗辞为规劝, 或借文藻为铺张, 而要之兜售无补于童年初基也。向有《小孩月报》一册, 今友人嘱予续成此报, 予以童年初基, 首在器识, 文艺次之, 故以二者兼而行之, 颜曰: 小孩月报志异。俾童子观之, 一可渐悟天道, 二可推广见闻, 三可辟其灵机, 四可长其文学。即成童见之, 亦非无补。凡我圣经义熟诸生, 如有新奇见解, 合于道, 足以启发童蒙者, 亦

可按

月即寄沪地小南门外, 清心书院内。
范约翰处登报, 以公同好可也。

时

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四月

从上述的续刊序言中 (见图 2),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消息: 其一, 范约翰之所以愿意续办此刊, 缘由有二, 一是基于当时儿童读物的匮乏; 一是友人的托嘱。其二, 确定刊名为《小孩月报志异》。其三, 该刊的主办目的与期待的效果有四, 即: “渐悟天道”、“推广见闻”、“辟其灵机”、“长其文学”。其四, 该刊的服务对象, 不仅是幼儿 (即“童子”),

而且也旁及少年 (即“成童”)。其五, 还涉及了征稿事宜、投递地址及刊物的负责人 (“小南门外清心书院内范约翰处登报”)。其六, 续刊的起始时期: “一八七五年四月”。这一日期实际上是由公元纪年与农历月份混杂而成, 确切的日期应该是光绪元年四月, 即 1875 年 5 月⁹。

从上述的第三点中, 我们对该刊的综合与目的, 可以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可见范约翰对他开始续编的该刊物还是颇为踌躇满志, 信心十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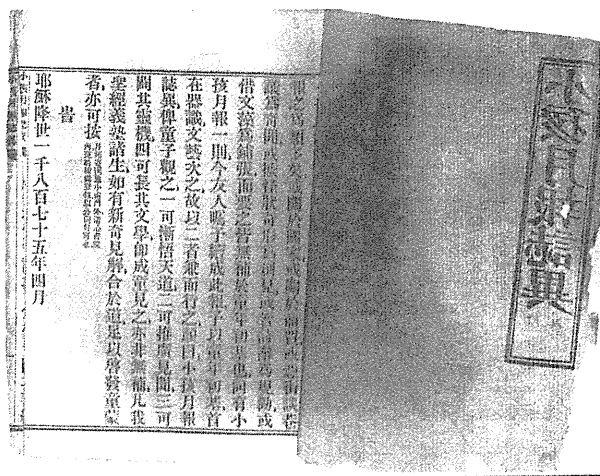


图 2

⁹ 此由该刊封底的英文刊名及“MAY (5月)”可知。另在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1890年5月)中也标明了此点。

再次，让我们来看一下此首卷首期的具体内容。本期所刊文章共有四篇，与以后的《小孩月报》不同，没有单独的目录，只是将各篇标题置于各文之前。而且从篇目的数量上言，本期或许也是最少的。因据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过目的两期《小孩月报》（这两期称《月报》，分别是1883年6月号与1885年2月号），每期刊印的文章都超过四篇。

发表在这期《小孩月报志异》上的四篇文章的均采用四字标题的形式，依次是：

- 教育有方
- 童子巧对
- 子从父命
- 闺女友谊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篇《教子有方》（图3、4）讲述的是一个双亲早逝的小姑娘可兰，与其祖母相依为伴，最终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的故事。可兰在其祖母的教导下，不仅善长女工，而且笃信基督，并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以基督教义规劝同人，传播教义。文后有两诗分赞此祖孙二人。赞可兰祖母诗曰：

教子三迁轶事传，课孙祖好更称贤，辛勤
抚育崇真主，待至成人上昊天。

赞可兰诗曰：

缅想香闺一可兰，幼年失怙最心酸，亲聆
祖训成徽德，如此佳人世亦难。

第二篇《童子巧对》（图4、5）则是通过蒙学老师与其学生的偶然对和，来宣传基督教义。并借用荀子《劝学篇》中“青出于蓝而深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的原句来阐述学生在老师的教导下逐步成才的小故事。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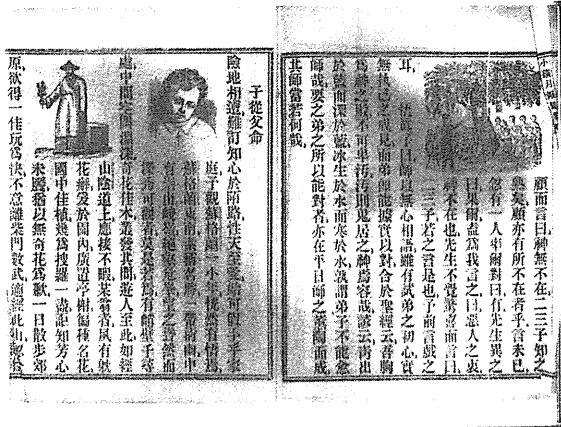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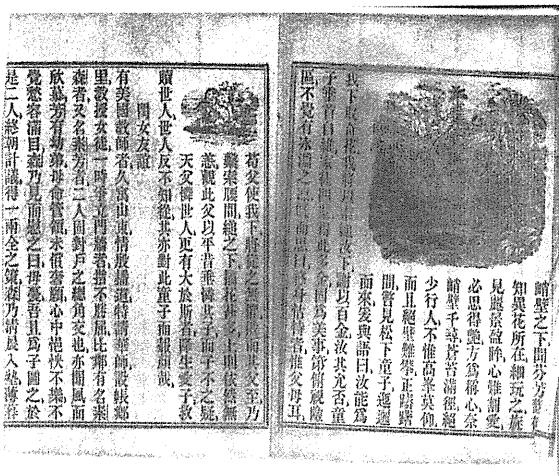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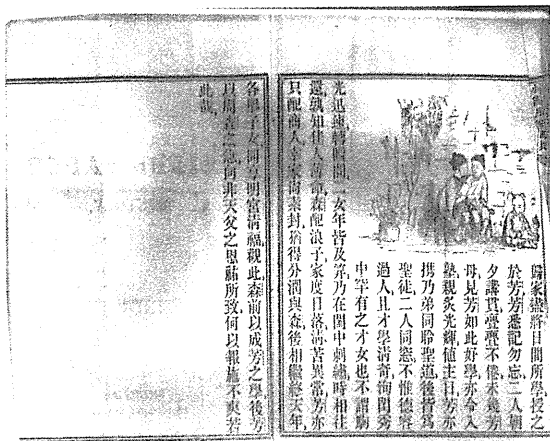


图 7

第三篇《子从父命》(图 5、6), 以家在苏格兰的一位少年, 尊其父命, 不惧艰险, 为某位醉心养花、搜罗奇花的老人下到峭壁之下摘取奇花的故事, 来劝告世人, 平日做事应尊奉天父之意。

第四篇《闺女友谊》(图 6、7), 叙述了名为素森与素芳的两位邻里小姑娘之间从幼至长的友谊故事。年幼时, 素芳因需照顾其弟, 无法象素森一样白天到学校上学。森知晓后, 便将日间从学校所学悉数传授给素芳。久之, 素芳母见芳如此好学, 也令她与森同去上学。后二人长大各自成婚, 森婚配浪子, 家境转贫; 芳配商人, 家境稍富。于是, 素芳又转而周森之急。最后, 这则故事以“向非天父之恩祐所致, 何以报施不爽若此哉”之句作结。

上述四则短文, 皆为带有基督教义的小故事, 主旨不外是劝人从善、好学向上。但这些文章的风格, 并不是一味宣传基督教义, 而是将教义主旨寓于一些语言浅显、叙述生动的小故事之中, 以使人易于阅读与接受。此外, 现在一般认为《小孩月报》有很大篇幅注重于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 并刊有大量的西洋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刊载最多的是短小精悍的寓言), 且范约翰在《小孩月报志异》刊印一年之后在《申报》上发表的《小孩月报》(告白)(图 8)中也说到“本馆此报特因小孩而设, 是以官话浅文, 标以图画, 报中所登, 以耶稣圣道为首务, 另有天文、地理、格物、禽

兽等学以及教会信息”¹⁰，但至少从此首期的《小孩月报志异》来看，其所刊印的内容，还是仅仅局限于宗教说理方面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旁及宗教之外的内容的风格与规模¹¹。

另外，为了更易使幼儿理解，吸引读者，在每则故事中，还配有多少不一的铜版插图。不过需要提出的是，这些插图，除第一则文章中的明确标为《教育有方图》外，其余均无标题，且从余下的这些插图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即可知与图旁的文字并不非常匹配，给人一种临时从别处找来，勉强拼凑刊印的感觉。此点由上面提及的范约翰《小孩月报》（告白）中所说的“此报开设至今已满一年……其间新刻之图共五十有四”¹²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此首期共有大小插图9幅，以此计算，一年12期，共有插图百余幅，而“新刻之图共五十有四”，这就说明该刊物中有一半左右的插图是采自他处的，因而出现文图不完全相符的现象，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还有，由于该刊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因此，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最早的画报。然而，笔者以为，因该刊中的图画还都是插图，换言之，是以文为主，配以图画，而非以图为主，辅以少量解释文字，因此，如将此刊视为画报，似有不妥。

《小孩月报志异》由于采取这种图文互见、语言浅显的表现形式，加之，每册印制水准较高，且售价低廉，因而该刊在出版的第一年里，就达到了月销2000余册的数量¹³，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销售量了。这无疑给范约翰为首的编纂者们以极大的鼓舞，所以他们也明确表示“本报亦必加功，以尽期善”¹⁴。这也是预示了《小孩月报》将在此后的四十年里的创造的业绩。

以上，笔者对《小孩月报志异》的首卷首期的情况做了一大体的介绍与分析，希冀能够抛砖引玉，使我们对这一近代史上的著名刊物有更加深入与全面的了解。



图8

¹⁰ 见《申报》1876年5月23日第六页。

¹¹ 即使在以后《小孩月报》所刊载的内容有所扩展后，其宗教刊物的性质，似仍不应否定，范约翰在其《中文报刊目录》中将《小孩月报》定性为宗教类的刊物，可证明此点。

¹² 见《申报》1876年5月23日第六页。

¹³ 见《小孩月报》（告白），载《申报》1876年5月23日第六页。

¹⁴ 见《小孩月报》（告白），载《申报》1876年5月23日第六页。

胡从经《关于小孩月报》一文引述了戊寅（1878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报》上刊载的《阅小孩月报记事》一文，对《小孩月报》当时的产生的影响作了概括的介绍，本文亦转述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沪上有西国范牧师创设《小孩月报》，记古今奇闻轶事，皆以劝善为本，而其文理甚浅，凡稍识之者皆能入于目而会于心，且其中有字义所不能达之处，则更绘精细各图以明之，尤为小孩所喜悦，诚启蒙之第一报也。按该报开行有年，近更日新而月盛，说理愈精，销场愈广，固其所也，本馆按月取阅，欢喜赞叹不能已，爰赘数语以质诸月观该报者。